

无题

张伯昭

小段数则，往往有感而发，非一时而成，故不能联缀成篇。

暴风骤雨之夜，雨点和着冰雹狂敲在屋顶和玻璃窗上，发出震人心魄的巨响，蜷缩在被窝里的我情不自禁地握紧双拳，心中瑟瑟发抖，唯恐“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悲剧再次重演……但回头望望小床里三个月大的小女儿，发现她仍沉浸在梦乡之中，静美的小脸上浮现出一丝甜甜的微笑，心中顿觉释然。

在北岸崎岖的公路上开车，脚下轻点油门超过了一个骑车人，不禁想起了从前在北京无冬立夏每天都要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上下班的艰苦日子，于是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扭头望了那个骑车人一眼，没想到他也在扭头看我，同样是一付自信和得意的样子，好像在说：我在锻炼身体、保持健康，而你却在积聚脂肪……不禁气馁。

乌克兰的雨来得太容易。骤雨来时，乌云滚滚，狂风劲吹，黄豆大的雨点陡然来临，敲在屋顶上格外的响，但这样的雨往往是收放自如，就像是开关水龙头，哗得一声开始，然后又戛然而止；有时又是细雨梦回，雨点绵密如针脚，落下来润物无声；又经常淫雨霏霏，数日不开，阴风怒号，海鸥悲鸣，日星隐曜，湿气升腾，……凡此种种，难以尽述。骤雨后十之八九会有彩虹高挂天边，或单或双，或只有半个，那是因为“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

小时候父母常训诫我们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好在那时的我很少淘气，上房爬树的事基本不干。如今到了纽西兰，倒开始“淘气”了。纽西兰是个好地方，环境优美，空气新鲜，但美中不足的是物价昂贵，尤其是涉及到人工的事情，钱花得更是离谱，好在这里的人民一向有DIY的传统，我们这些新移民自然也就入乡随俗，逐渐学习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我房子的屋顶是瓦楞铁做的，用长钉固定在木头梁架上，年深日久，经过无数的风吹雨打、热胀冷缩之后，钉孔周围难免会锈蚀渗漏，如果请人来维修油漆，可能会花上千元；但若自己动手，除锈、清洗、打硅胶、油漆等等，一系列工序做下来，不仅会对这里的建材市场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还可以站在屋顶上欣赏平时看不到的远景，自然是乐在其中。

半夜里我又被小女儿咿呀学语的“噪音”惊醒了。现在已将近四个月大了的她，逐渐摆脱了最初的那种“混吃闷睡”的蒙昧状态，开始探索这个世界、学习各种生活技能了，学说话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我总结出的规律是：她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练习发音，比如在洗澡之后，吃饱之后，或者是在被我们逗得高兴的时候，她就开始长篇大论地“演说”了。这不！由于刚才吃得很舒服，我就又不得不在半夜里欣赏那稚嫩的童音了。

“脑体倒挂”这个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国内流行一时，其意指当时一种社会现象：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低于体力劳动者。记得当时还有个顺口溜：搞原

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的确如此，我在 1993 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每月工资也就 300 多元，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这种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逐渐得以纠正，举个简单的例子，十年前当个出租车司机的话就等于当个小号富翁，可最近几年出租司机的收入虽然还较一般工人的工资为高，但比起白领阶层来却已不占明显优势了。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脑体倒挂”在新西兰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在我认识的朋友中，颇有几个已经算是事业有成、收入稳定的了，而且他们大多在城里那几栋仅有的高层建筑里上班，但偶尔谈及收入，四、五万者已经不多，六、七万者更是凤毛麟角，反观这里的电工、水工和建筑工人等等，由于新西兰的建筑市场持续地火爆，他们的生意也特别地好，以至于好到很多人对普通的家居小改建往往都不屑一顾，再看他们的收费标准，多在 \$40—50/小时之间，算下来相当于年薪八万多！不仅技术工人的收入如此之高，就算是纯体力工种的也不差，这两天北岸地区报上有则招送奶工的广告，标明年薪五万，乖乖！有鉴于此，我经常对刚移民过来的、正在为找不到本职工作而苦恼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规劝道：不必发愁！去学个电工吧！去学个水工吧！再不然练好身体，去送牛奶吧！保管有个高收入！

时光过得飞快，转眼间圣诞节快到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Santa Parade）又在各地举行了。我本不是好热闹的人，所以也不打算特意去哪里看什么热闹，但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吧，圣诞游行送到我家门口了。话说这是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按照原定计划正在给家里的围栏刷油漆，干着干着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头：怎么来往的行人车辆这么多呀？而且不少人索性驻足路旁，席地而坐，并不断地东张西望、指指点点，我心里不禁纳闷：就说是纽西兰人因为处于地球的一隅，所以见识也不太多吧，也不至于对我刷油漆这么感兴趣吧！问了人才知道，一会儿 Glenfield 区的游行队伍要过这里，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虽不能说是摩肩接踵吧，但也够得上熙熙攘攘了。说句实在话，自从两年前来到纽西兰以后，就再没看见过这么多人。万众的瞩目下，游行队伍终于过来了。但只见：

前有警车缓缓而行来开道，
苏格兰乐队大声鼓吹做引导，
各社团装点花车水平高，
车上人天使神魔奇装异服凑热闹，
频频挥手表友好，
抛撒糖果儿童追拾尽欢闹，
队伍中扶老携幼呼朋唤友真逍遥，
扮小丑穿插迂回博一笑，
救护车最后保驾怕人晕倒……

喧闹的景象持续了约二十多分钟，游行队伍走完，看客也散尽，街道上又恢复了往日的清冷，我便又开始埋头干活了。

同往常一样，我又上新浪网看新闻（这也许是广大海外华人所共有的“中国情结”的一种表现吧，虽身处异乡，但心或多或少地还在故乡，所以习惯上总把中国称为国内，把现居地叫国外。因此在听这里的中文电台广播中提到“我国”时脑子往往要停一下，然后才明白指的是新西兰），发现有一条关于三峡水利建设的新闻，讲的是有部分民间人士担心三峡大坝建成后会改变库区及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原有的动植物景观造成破坏。比方说，生长在长江下游的中华鲟（看名字就知道是一种中国独有的鱼类，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小儿书，说的是长江边的渔民伯伯费尽千辛万苦、战天斗地之后捕到一条小船大的鲟

鱼，应该是这种中华鲟吧，依稀记得大鱼通体呈蟹青色，面目颇狰狞——突然想到这个故事可称得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的汉化版本，只是结尾做了改动，变成了个大团圆的结局，这样既突出了人定胜天的主旨，配合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又顺带为中华鲟做了科普宣传，真是一举多得——啊！扯远了！不好意思。）每年都要洄游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去产卵，现在大坝修成了，横亘于长江中游，体大身沉的中华鲟纵然有鲤鱼跳龙门的本领，也难逾越百十米高的大坝，果如此，则绝种指日可待矣！还有，建坝后江水流速减缓，那些原来只适应湍急水流的鱼类会变得无所适从，如不象下岗工人那样及时调整自己，则只有面临被淘汰！还有“高峡出平湖”之后，库区周围的地质结构也会改变，可能会诱发地震；降雨会增多，从而增加了泥石流的机率；温度的变化，植被的改变……凡此等等，诸多后果，实难逆料。看看官方科学家的答复，觉得不甚满意，称：水文地质的变化均在事先论证之中，不会造成大的灾害；中华鲟的生存可能会受影响，但“但修水库是很复杂的问题，决策不能只决定于鱼类。”（原文如此）。关机静思，不禁怒从中来，好个经济发展，要以多大的牺牲为代价呢？中国生态的牺牲还不够吗？西北的荒漠化，东部大城市的污染……政府不也承诺 50 年后还一个青山绿水的中国吗？那么近在眼前的事情却为什么不办呢？！这倒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新西兰政府的一些作为，记得半年前为了缓解交通堵塞，交通局决定在北岸市增建一个高速路的出入口，但由于工地上有 8 只名叫 *Dotterel* 的小鸟栖息，若马上施工势必干扰这几只鸟的生活，所以政府决定工程缓建，先在另外一处生态环境相似的地方建好鸟巢，再用直升机替这几只鸟搬家，然后观察几个月以确定它们的新生活是否一切正常，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再恢复施工。这样来回的折腾包括停工的损失大概要好几百万纽币（这点钱放在经济腾飞的中国真是九牛一毛，因为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贪污案中涉及的金额都不止这些，但放在穷乡僻壤的新西兰可算一大笔钱了！当时我还认为何必如此劳民伤财呢，这些鸟在新西兰别的地方不也有的是吗！现在想来这其实这绝不只是一个花鸟鱼虫的小问题，而是一个指导思想的大差异），呜呼！*Dotterel* 生活在新西兰何其幸哉！中华鲟生活在中国何其悲哉！

在国内的时候都听到过这个传说：韩国人都极其团结，而且非常仇日，他们从来都不买日本人的东西，包括日本车……言下之意中国人简直就是一盘散沙，而且对日货趋之若鹜，非常之没有骨气。据去过韩国的人回来证实说：在韩国的确如此，街上没有一辆日本车。说来也怪，在奥克兰的韩国移民也不少，但据我粗陋的观察，其中开“大宇”或“现代”的人似乎不多，相反，倒是有不少当地的 *KIWI* 成了这些韩国车的驾驶员！咦，真是奇乎怪哉！难道是到这里的韩国人都不是地道的爱国者（但从这里的媒体得到的消息中关于韩国移民的多数是正面的，很难想象），抑或是“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乎？我以为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如果政府极力以舆论宣传和经济政策等手段抑制对日本车的购买欲望，同时又准备了物美价廉的本国车，民众们何不顺势推舟，既得了便宜又可以卖乖，何乐而不为呢！但来到新西兰，既然大家都是移民，所以还是多讲些实惠的好，日本车自然又成了首选——这也在情理之中。

说到韩国人的团结，也和一些地缘因素有关。打开世界地图，会发现中国和韩国大小相差如此悬殊，韩国充其量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省，所以一个汉城奥运会足以使韩国经济腾飞，但北京奥运会只会给中国这个巨人提提神而已。故以一省之地比之全国，本身就会有许多误差。正因为韩国地小，所以韩国人才真正能同文同种同乡音，也可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反观中国则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字虽同，习惯迥异（君不闻几乎每个韩国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带着辣白菜的味道乎，中国人有什么共同的味道吗？！），口音也千差万别，虽笼而统之曰中国人，实则有相当强的地方色彩，每个人都长着一颗充满智慧的头颅，手握龙蛇之珠，所以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同乡之间还算团结，尚可协商解

决，但和外地人之间则会争斗多于协作。这是中国的悲哀与无奈，正如被上帝变乱了口音的世人难于完成通天塔的修建一样……若全体十多亿国人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看来造化本意如此，上帝也是个搞平衡的高手！